

詹之亮文集

罗贤灿 骆文尧 主编



未能一日寡过 恨不十年读书

《詹之亮文集》看上去只是一个民国传统乡村读书人记录的生活琐碎，但这些生活片段，却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是对当时社会状况一种的反映，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文集中还收录了詹之亮整理成册的《赏雨楼读书笔记（选录）》《赏雨楼世纪初稿》《顺天休命室印存》，以及詹之亮书法鉴赏。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罗文尧文集

罗文尧题

罗贤灿 骆文尧 主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詹之亮文集 / 罗贤灿, 骆文尧主编. -- 北京: 中国
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078-3956-2

I. ①詹… II. ①罗… ②骆… III. ①中国文学—当
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4429 号

詹之亮文集

主 编 罗贤灿 骆文尧
责任编辑 郭 广
装帧设计 文豪社
责任校对 有 森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010-83139469 010-83139489 (传真)]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 2 号北院 A 座一层
邮编: 100055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559 千字
印 张 29.5
版 次 2017 年 8 月 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詹之亮文集》编委会

顾 问：何根土

主 任：骆东华

副主任：詹卓根

主 编：罗贤灿 骆文尧

编 委：王纪安 阮建根 邝 勇

詹丰才 詹德武 詹国锦

题 签：骆恒光

策 划：阮建根

设 计：至一堂图文



詹之亮(1895—1973),诸暨市浣东街道詹徐王村(原盛兆坞詹家村)人。谱讳乃武,学名大有,字乃孚,又字之亮,号醉古主人,晚年号默翁,是诸暨著名的藏书家、书法家、篆刻家、诗人。毕业于诸暨县立中学,先后在诸暨上北、大东、乐安等学校任教,曾任诸暨县教育局事务员、湘湖师范文牍、忠义中学文牍。嗜书如命,自言“未能一日寡过,恨不十年读书”。精通书法篆刻,喜好习作,尤勤于笔记。遗有《赏雨楼日记》《藏拙四种》《真书三种》《赘笔》《碎金》《赏雨楼读书笔记》《赏雨楼丛抄七种》《历代名人趣闻轶事七十则》等手稿。

順天休命室印存

賞雨樓日記 卷
丙寅、庚午

賞雨樓日記 陸
甲申、乙亥

日記冊

樹 甲申、乙亥

賞雨樓世紀初纂

賞雨樓藏書目 己丑新秋核定

藏拙四種

默翁年譜

賞雨樓書目第二冊目次

一 宋坡詩集故多誤用
二 備國聖考
三 公又介論樂府
四 注杜詩
五 山南
六 新編之經類
七 中國用經之始
八 晉書
九 金剛三財生
十 寶樹新編
十一 居泰山張州石刊

三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文人的油盐酱醋

陈 华

有一段时间，我徜徉在诗的大观园——《随园诗话》里，当读到“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不禁哑然失笑，为他人作序何尝不是如此！罗贤灿老命我为其所编的《詹之亮文集》作序，理由竟是詹之亮的行踪、交往每与我的老家枫桥有关，实乃“乱点鸳鸯谱”。但当你看着一位耄耋老人捧着一寸来厚的凝聚着他数年心血、寄寓着他无限厚望的打印稿来到面前，除了怪自己视野仄狭学识浅薄，才不敏不能与作者默契，思不致不能与编者共鸣，还能怎么办呢？

这部文集的主体是日记。晤访文人，我们习惯于进入他们的书房，看看他们的文房四宝、琴棋书画，然而，阅读詹公日记，却如同走进他的厨房，展示在眼前的是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日记本身是零碎的、纷乱的。据罗老介绍，詹公的日记是不间断的，但这种物什最经不得岁月变迁，罗老经手编纂的，已经极不完整。这么一来，更显得支离杂散而不成体系。

金性尧先生有云：“读一些历史，可以知道我们的祖先还有许多心事和创痛。”窃以为，金先生这里所谓的“历史”，不应该仅仅是类似教科书的专门著述，或许，文人的“厨房”和“炊事”更能呈现他们的“心事和创痛”。于是，阅读詹公日记成了这点小想法的见证之旅。

乍看起来，这位活跃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诸暨文人，生活是很滋润的。他不断地购书、借书、受人赠书，还饶有兴味地编写藏书目录，从经传字书、史志舆地、诸子百家、诗文集、丛书、碑帖墨迹、金石书画之分类，或可看出其阅读兴味、旧学功底。他并非我们熟识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形象，而是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他擅长算账，主要是涉及公共开支如形式繁多的宗族祭祀等活动；参与矛盾调处，当然不是鸡毛蒜皮的事，而是村际械斗一触即发之时，他们不懈地以乡绅的名义及时在社庙召开“和会”；甚至，已经进入警察处置流程的案件，他仍基于现场调查，并通过所在的教育部门争取过来“和解”；然后，就是频频出现在县长、县参事更迭的场合，接受他们的登门拜访，或送去德政匾。

他的生活趣味还体现在“二多”。一是饮酒多，作为一名城区学校的教员，新学期伊始有开学宴；同事添丁以及小孩满月、周岁都得喝酒。回到乡村，看戏要喝酒；

做一回中人要喝“中人酒”；邻里打架经调停后打人者得“置酒消气”；邻村的人上山故意砍错了柴，也是通过罚其置酒一桌来解决的；甚至过完正月，长工上工了也有“上工酒”。再是假期多，阳春三月，才过完为期一周的春假，又开始九天的春游；植树节可以放假；学校总是被大族借去演戏，当然只能停课；而所有与政治有关的，似乎都是以“休业”的方式来表达的：国庆（公历十月十日）、国耻纪念（五月九日，即“二十一条签订日”）、“反对日本出兵”市民大会、本省光复纪念……

一度，我怀疑，这是否就是所谓的“黄金十年”在这位文人身上的具体体现？然而，我敢肯定地说，他的内心世界并不快乐，经典里的大同世界、世外桃源并没有成为现实。除了家庭屡遭变故，作为经常调停他人纠纷和利益冲突的乡绅的他，自身权利却老是受损，更耗不起的当然是心力；农人受旱涝之苦，怜他们“境窘”，却不敢在减租上打破通行的规则；更让他内心不能安宁的是，政治的纷争，竟以战火燃到家门口的方式，反复刺激着他。我留意到，他的藏书目录里，有“党义及新文化”一类，比起其他部类，数量不算多，但他日记里的阅读记录更少；好几次政治性集会、游行，倒留下“惟余不往”的字迹；对“同事劝余加入国民党”这样的本来值得记取的事，一如琐屑而不愿置喙；虽参加过要求释放被拘押人员的声援活动，分明仅仅因为他们是同事。所有这些，是否可以理解为时代洪流对他们这一代、这一类文人的裹挟？

这并不是说，他已经彻底退回到书房里了。对现实，他有自己的关怀方式，他主持的国语考试，就有《求学与救国》《不爱钱和不怕死》这样的题目。只不过，现实让他失望，让他内心不停挣扎。他擅长治印，曾刻过“亦万卷楼”石章一枚，过了两天就改为“五千卷楼”，可见他非狂非狷，所以，你去品读他偶尔刻下的“我与我周旋久”六个字，就特别有意味。他的《浣纱石》有句云：“大地今无干净土”，他的藏书目录里有我枫桥宅埕陈氏族祖蓉曙公通声的诗集，我相信他一定是仔细研读过的，因为我在《畸园写定诗稿（第十六册）》里就读到过，“人世今无干净土”“只惜种兰无净土”。这位自称畸园老人的前清遗老，写下这两句诗时，已是年近七旬，身后居然成了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的知音！其实，离开了宁静书房的文人，多会如同进入厨房般晕头转向、手足无措，乃至感慨命运造化。

“其实历史是非常具体的，它在每个人那儿都是私人之忧，是活生生的”，陈丹青说。

2017年5月4日

千篇日记 百年心事——读《詹之亮文集》

杨仲坚

读一个人的著作，大体能认识一个人。读一个人的日记，则大体能知道一个人。《詹之亮文集》的重头戏，当是他的《赏雨楼日记》。

摆在我案头的《赏雨楼日记》原文全用毛笔书写，大致反映了国民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三个历史阶段。可惜的是，似断还续的记录只不过十七年的岁月！尽管如此，透过这些日记，我们还是能看出中国天翻地覆的历史进程，也能感受到作者“百年心事藏笔底，千篇日记见端倪”的人生轨迹。

先生生于清末，自幼就承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中学毕业后开始执教，先后从教三十年。他一生坎坷，迭经家庭变故。二十年间，历经父母和三子一女的丧亡之痛。待到渐近晚景，偏又遇妻子先他而去。然而命运的坎坷，家庭的变故，并没有改变先生钟情教育、寄心文史的一片痴心。

不管是青壮年还是桑榆晚年，不管是从教还是务农，詹先生兢兢业业、孜孜矻矻。其从事书法篆刻、抄写誊录、手不释卷，既实践了他“愿读古今好书”的平生第一愿，又为后人留下弥足珍贵的史料与文献。“汗牛充栋书如林，沙砾堆中浪淘金”，他这种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不折不挠精神值得大书特书，也是可以彪炳史册的。五千多册的藏书，是对诸暨文化宝库的锦上添花；五千多册的藏书，也是詹之亮先生父子两代人的碧血丹心。

《赏雨楼日记》作为一部日记体传记，能让后人体会到自己未曾经历的那个时代。从个人的经历看待人生，从历史的角度认识社会，对后人来说无疑是启迪心智的宝贵史料。至于日记中留存的不少题联、题诗，等等，那就是十分可贵的文学作品了。

读詹先生的日记，你也许不能直接看到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变革，也没有血雨腥风的斗争，但是在平平淡淡的柴米油盐、人情来往的恬淡人生中，我们还是能感受到作者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对抗战胜利的喜悦，对内战时物价飞涨的苦闷，也能感受到先生学习《唯物论》求真知、求真理，跟上时代脚步的心声。透过字里行间，读者仍能触摸到詹之亮先生的一片忧国忧民之心。

詹之亮先生作为一个旧时代传统文人的代表，与何燮侯、金海观等进步人士都有交往，体现了一个旧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能融入新社会，

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印证了他不甘落伍、与时俱进的人生追求。

“不爱钱和不怕死”曾是先生所拟的一个作文题目，回顾先生的一生，也是他不求富贵、不畏侵略、关爱民生、钟情文化传承的真实写照。“哲嗣之亮，品端学优，不愧门种”，詹先生作为詹少同之子，当之无愧。

《詹之亮文集》还展示了他家的藏书目录，詹氏历代名人简介及作者的诗文篆刻及书法作品。透过这些资料，可以窥见先生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多才多艺的一面。

罗贤灿先生之父罗仁相与詹之亮先生相交甚笃，两家颇有私谊。罗先生搜集了部分遗稿，为詹之亮父子出书传世，可说是他的夙愿。如今罗老以八十七岁高龄还为宣传詹之亮父子不辞辛劳、风尘仆仆奔波，着实令人感佩。我应罗老之邀写下以上这些文字，也聊表后学对先辈的一片敬意，算作书序。

犹留楮纸话沧桑——《詹之亮文集》先读感言

何根土

恕我寡闻，得悉詹之亮先生约略生平较迟，时在2003年，缘因读了漆非的《冰霜历尽，其学不废》一文。而后，虽偶有闻听先生其人其事，亦曾拜读过他的印迹书作，然仍憾得之稀少和难成系统。

此番幸有《詹之亮文集》辑纂之举，主编罗先生命我校勘部分篇什，得先睹之亮先生著述和日记抄本原稿之机，除深感自己学识谫陋不足以应命之外，更多的是喜悦：庆幸能藉此进入这位逝去将近半个世纪的普通士子之日常生活；为当代人了解他们这一辈乡村知识分子的人生遭际和内心世界提供了一份翔实、蕴含丰富而又意义深远的样本。

我将之亮先生定位为“乡村知识分子”是基于以下事实，尽管先生在旧时教育局有任事务员和文牍之经历，但其职实在连称“小吏”资格尚且不及，遑论“为官”。而后多年执教于乡镇学校，常年行走于阡陌间，吮吸的是泥土气息和稻麦清香，与乡村中人相差几希？从他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农耕收入（包括田租）一直是他家财源之一大宗。农忙之时，他也力所能及地参加田间劳动，且关注、参与乡村和房族的不少公共事务。他所相往来、相过从的师朋戚友中，虽也有名重一时的士绅如何燮侯、陈季侃、金海观等，但大量的还是从教、行医、务工和面朝黄土背朝天觅食于泥土的平头百姓。

至于之亮先生的道德文章之誉、执教经验之丰富、助人之不遗余力、用功之勤、所掌握的传统文化技艺之精良，等等，文集中皆蕴实证，唯待读者诸君慢慢寻觅，此处不赘。我所感受最深的一点是：嗜书如命。试从他藏书一端，略加分说。

1953年，先生写下了《赏雨楼主人自述》一文，时年58岁。中有“先后储书约五千卷”之语。现据他后来录入的书目和日记看，他一生购书、藏书、抄书恐远不止这个数。其中应有因各种原因失落的；也有未及编目的；还有1949年后新添置的，如《革命哲学》《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后来，虽或因收入急剧缩减，生活较为拮据，购书不及往昔之多，但必定积习难改，还有部分。即便是5000卷，那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与畸园主人陈通声那样的巨族世家，当然不可相提并论，这5000卷，亦足令人刮目相看！况书中相当一部分当时就堪称珍品，

如《史记》130卷,《金石萃编》及《金石续编》181卷,《正续资治通鉴》514卷,《乾隆诸暨县志》44卷,《美术丛书》82册,等等。

从日记记载看,几乎未见购自本邑之书,大概是当时县邑没有像样的书肆所致。因此托人从杭、沪以及远至南京、北平(京)购书的记录频繁出现。他另一癖好是抄书,现在所知,他的手抄本53种,90余册,比他在《赏雨楼主人自述》中要多出许多,此亦可见他晚年抄书之癖不改。从书目还能看出他并不排斥西学,包括《查尔士小代数学》29编,《笔算数学》3卷,《和文译本》8卷,《密尔根盖尔物理学》22卷,《平面几何讲义》《英文作文易解》,等等,都被收入囊中。惜哉至今,除学勉中学以及诸暨图书馆尚有先生后辈捐赠的不多几种外,余皆作灰飞烟灭,实在令人惋惜。难怪他在结束人生行程之际,发出了“书香莫继,广陵散绝”之慨叹。

简而言之,《詹之亮文集》容纳了这位乡村知识分子提供的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将它视作诸暨的一笔文化遗产,似无不可。自然,这本书也倾注着编者,尤其是识读、编排的几位文史工作者,如郦勇等的不少心血。因为文稿全系从之亮先生手稿录出,彼时的书写习惯、行文风格、词语运用大异于今日,大量繁体字和不少异体字(精通书法者,掌握的异体字往往较多),真的杀伤了排校者的不少脑细胞。由于这些人中没有一位是专业出身——也因此,是书定然存在一些误植和错讹,先在这里道一声:“乞望见谅。”

在肯定《詹之亮文集》价值的同时,我也深知这是一本小众的书,于快餐文化十分流行的背景下,绝不可能热销。好在这一类书籍,侧重本在存史,以期对地方历史文化有所丰富,有所助益,为有志于此的研究者,还原一段历史场景。我想,对于予以支持的政府部门及为此倾注了关注、奉献之情者,或许皆能认同我的这一说法。

2017.5.7. 于九墨草堂

才学卓群 书香继世——詹之亮先生小记

阮建根

詹之亮(1895—1973),诸暨市浣东街道詹徐王村(原盛兆坞詹家村)人。谱讳乃武,学名大有,字乃孚,又字之亮,号醉古主人,晚年号默翁,是近现代诸暨著名的藏书家、书法家、篆刻家、诗人。其父詹少同,字拱庆,又字亚泉,别号漱石子、白云山人,书宗颜鲁公。

“大有先生”是我们这一带对詹之亮先生的尊称。据说他有次酒后吐“真言”,自诩是本土五百年来屈指可数的一位博学之才,纵观历史,倒也其言不诬。

总之,我们这一带的老老小小的都是这样称呼他的。幼时就经常听到长辈们谈论他在枫桥魏家坞大东学堂时的师德风范,谈论他的书法才艺如何高超,当时枫桥街上的店面招牌多出其手,以及他和当地妇科名医家陈语清等一帮乡绅喝酒清淡的往事。但大多不过是“伽话个”之类的乡野传说,往事已是十分的遥远。

大有先生的外公阮毓良,是和詹家相隔几里的阮村墙里房我的本房头族祖,为人敦厚谨朴,热心族务,曾经为首修理宗祠,续编家乘,建亭施茶,热心公益,后为我村与邻村争夺风水埂的诉讼所累,以忧郁终。有关他曾到诸暨县衙打过官司的这段历史,我后来竟然在清代诸暨知县倪望重的《诸暨谕民纪要》一书中得到印证。大有先生的母舅吉羊公,学讳咏怀,字春山,号啸庐,年二十五补弟子员,族人都尊称他为“春山先生”。从大有先生撰写的《毓良公父子家传》和《赏雨楼藏书目》中可以知道,他的母舅是很有才华的,今大有先生的《赏雨楼藏书目》之“珍本书目”中有春山先生旧藏“史记一百三十卷廿四册”的记录,为古香斋旧刻本,内有先生手录吴见思氏点评墨迹,大有先生在书眉有“舅氏遗墨仅存,可珍”的附记。“舅氏”即是指春山先生。

墙里房在我们阮村算是一个较大的房头,太平天国时期,大有先生上代也曾经到我们村来避难,在他们的詹氏家谱也有记载。钱塘孙智敏在1913年担任诸暨县知事期间,大有先生的父亲少同先生曾协助其专办司法案牘,交谊匪浅,故其后来为少同先生之父撰写了《会校公传》,对此事也有记载:“咸丰庚辛(1860—1861)之难,旧庐被毁,无所归。公奉母氏至墙里,与外家阮氏同居。”在仅保存下来的三本日记里,时常可以看到大有先生到我们墙里房看望长辈的信息。再后来,先生成为阮门子婿,

其女儿也嫁到了我村，因此大有先生家和我族有历世姻亲之缘。

先生的谱名应该是从我们墙里房的辈份衍生过去的。我的祖辈也是“乃”字辈，所以说，排行起来他应该是我爷爷辈的人物。

十几岁的时候我迷恋上了写字。我爷爷辈保存有一堂大有先生书写的行书四条屏，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写得行云流水，纤毫毕具，落款是“竹友舅父法家正书”云云，所以我经常取来模仿练习。后来才知道这唐诗的意思，“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多少也寄托了先生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一点感慨。“竹友舅父”即是我的太公阮吉松，竹友是他的号。我太公也是本地有名的郎中先生，一度以坐馆为生，喜好书画，精于岐黄术，也擅长音律，是我村十番古乐的传承人物。

大有先生和我太公阮竹友和我外公阮乃林多有交集，在他的《赏雨楼日记》中时有记到。因我太公是郎中先生，我外公曾经主持过一段时间的地方事务，他们之间的往来，大多是就诊问药和商讨处理地方事务，读来竟是相当的亲切。在当时的农村社会，他们都属于地方士绅一辈，就是乡间所谓的“场面上人”，他们代表盛兆坞七堡村落在白鹤庙议事聚会是经常的事情。另日记中所记人物何亚潮、李伯康皆是我家姻亲。

我外太太婆魏氏的墓碑也是大有先生所题，款署“癸酉冬姻再晚詹大有敬书”，鉴于两家有姻亲关系，其谦称“姻再晚”。这通1933年题写的墓碑，至今还屹立在香樟岭外泰山墓地，仍受到我们后人的膜拜。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大有先生因为丧偶后生活难以自理，还曾经来其阮村女婿家寄居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1958年开始大办公共食堂，由于其在我村没有户口的缘故，就落寞地回到了自己村里去了，其时，先生的心境是凄凉的。

我想，先生和我也应该是有缘分的。大有先生去世那年我已经五岁了，可以想见，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的交叉点，在我家门口布满弹子石的村道上，我应该是遇到过拄着拐杖蹒跚独行的大有先生了的，只是少不更事，懵懵懂懂的没有留下一丝印象罢了……

本书主编罗贤灿老师是个有心人氏，他的父亲罗仁相先生当时在我们这一带执教，声望甚高。在2015年，罗贤灿老师就和大有先生的族人詹卓根一起合编过《少同遗墨》一书，在书中我们得以管窥詹少同、詹大有这对父子书法家的书艺堂奥。也是机缘巧合，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遇到罗老，知道他们两家之间有交谊，也知道他收藏了一些大有先生的手稿和墨迹，便向其请益有关大有先生的史料。后来我帮他策划编印《赵岐山遗墨》一书，双方更是有了较多的了解，成了忘年之交。其时，八十多岁高龄的他一次次地往返修改稿子，不辞其劳，故对其相当钦佩。该书出版后，我鼓动他发起

编印有关大有先生的文字史料，一是我家和大有先生是姻亲，上代多有交往；二来大有先生在我们盛兆坞这带确实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能够把他的史料汇编成集，特别是他的几种日记，大多真实地记载了民国至建国初期的社会生态历史，也是有关乡邦人文的一件好事。因此，对此事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我参与编撰的《越读》刊物上，我也曾撰写小文，对大有先生的生平作了简要的述略。2016年，詹家村编修《暨阳盛墅詹氏宗谱》，蒙主编抬爱，又撰写《詹之亮先生传》，对先生一生的才艺和文字影响作了概述。

大有先生秉承家学，学养丰沛，学问精进，曾在本地大东公学、上北公学、乐安小学及萧山湘湖师范执教。在公事之余，笔耕不辍，他的草书学孙过庭，大字学颜鲁公。他喜好藏书，在《自述》中记“先后储书约五千卷”，并“喜金石篆刻，碑帖近百余种，画则爱之而未能竞学，手钞本二十余种，插架琳琅，暇辄浏览临摹考校以为乐”。其书斋初名“醉古室”，后更名“赏雨楼”。其父执名中医陈语清先生在《书〈少同遗墨〉后》评介他“论金石书画考据见地，确切不磨，茹古含新，喜好收藏”。其一生执教三十余年，和诸暨教育界名师郑奠、金海观、赵君方、寿望斗等知交，和地方名流余重耀、何燮侯、陈季侃、崔思钟等多有交集。

纵观其一生，虽当乱离之世，仍克勤学业，笔墨是耽，著述宏富，今诸暨市图书馆藏有其手书《千字文》一卷、《赞笔》二卷（稿本）、《心经注解》七种一卷（稿本）、《碎金》（不分卷，民国十三年稿本）、《老子集注》（不分卷，范应元注，之亮增订初稿本）、《说文小辨》（不分卷，稿本）、《赏雨楼印存》等几种，散落在民间的著述有《赏雨楼编著》《赏雨楼丛钞》《真书三种》《赏雨楼日记》（三种）、《赏雨楼藏书目》《默翁手抄》等十数种。其中《默翁手抄》一册为我所藏，是其亲笔所录，获赠于名医家陈语清先生后人。2017年5月，我将其捐赠诸暨市图书馆入藏，使之可以永宝流传，这应该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先生一生命途多舛，年少多病，四十岁后几于无岁不药，子女又接连殇亡。潦倒穷途，晚景凄凉，过着“卖书卖宅卖家具”的日子。他在《六十初度有感》中悲叹自己“书香莫继最伤神”。广陵散绝，鰥居无依，夫复何言，在贫病交加中，先生卒于1973年，享年79岁。其大部分藏书、手稿已于生前转交其外甥枫桥骆伯芳处保存，后部分捐入诸暨市图书馆和枫桥学勉中学，零星散落在民间，大多已星散矣。

现经本书主编罗贤灿老师悉心搜罗，又蒙其亲戚、族人寻访，方使先生遗泽得以初具形制。今《詹之亮文集》已将汇编出版，应对诸暨教育、政治、文献、书画、民俗研究等多有裨益，可传诸后人，先生其无后乎？

2017年5月

恨不十年读书——《詹之亮文集》概述

邝 勇

《詹之亮文集》系詹之亮先生的著述。先生嗜书如命，自言“未能一日寡过，恨不十年读书”。精通书法篆刻，喜好习作，尤勤于笔记。遗有《赏雨楼日记》《藏拙四种》《真书三种》《赘笔》《碎金》《赏雨楼读书笔记》《历代名人趣闻轶事七十则》等手稿。

《赏雨楼日记》是这套文集的重点，原有八册，现仅存三册，开本相当于现在的十六开，草纸封面，正文纸为竹纸，白双丝线，四眼装订。为《赏雨楼日记（叁）》，记载了1926—1930年间发生的事情；《赏雨楼日记（陆）》，记载了1944—1948年间的事情；《赏雨楼日记（捌）》，记载1954—1960年间的事情。时间跨度从北伐战争断续到人民公社化时期，作者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一时期教育界内部以及浙江地区所发生的诸多事情，是研究北伐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重要历史资料。纵观《赏雨楼日记》，其中记载的内容十分庞杂，凡数十年之生活经历、时事政治、读书笔记、治学心得、考古游记、遗闻轶事、诗文唱和等皆载入其中，作日记读可，作全集读亦可。但大致可以总结为“月日晴雨”“朋友来往”“社会变革”“经济变化”“工作日常”“读书功课”几种。试举例部分如下：

一、月日晴雨

日记因逐日记载而得名，其中关于时间和气候的记载不可或缺。詹之亮记日记，在月日、阴晴寒暑记述中不惜笔墨，从而为我们保留了大量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气象资料和历法改变。如对民国戊辰年废除阴历的描述，“十一月二十日，今日即阳历除夕。国府明令自十八年起废除阴历，不知能否成为事实，尚成疑问。但余之日记只好改用阳历，于必要时乃注以阴历云。”

而对于异常天气的记载，也是詹之亮关注的焦点，如“丙寅三月廿四日，昨今二日天气大暖，晚上风云殷雷而雨不至，秧不得种，农人受苦。”“甲午六月廿二日，二日来久雨成洪，洋湖、竹月湖俱倒堤。”

詹之亮在日记中对气候的记载，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记载，对历法算数也有一定的评述，特别是对气候的预测学方面，如“戊辰六月廿六日，终日雨。昨夜雨甚大，山洪暴发，想造灾又不少也。今年六月多雨，气候凉爽。去年有西人谓无夏季，殊不验，

岂果在今年耶？抑历算分度有歧误耶？”对于水利的兴修，农业的劳作，日记中也有提及，“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天旱各村限田戽水，组织卫星农团。石礪坞口造水库，今开工，约二百人。”

此外，他在日记中对于极端天气的描述更为详细，“一九五六年八月一日，夜八时起台风，至半夜后更大，余秉烛起床，补屋漏三四次。”“二日，晨三四点时，风雨更大，旋风自东南转东北而西南，奔腾怒号，前过后继，雨声为掩，人若出屋，立被吹去……檐水流溢楼下，用水桶盆钵接着，随满随倾，约有二担水水量。金字盖瓦摧走廿多片，盈拱石榴树被摧倒。午后阮奎益来，说及此次风灾，陶家已压死三人，魏家二人，倒屋洞厂，倒墙飞瓦，拔木摧竹，溃堤走石，灾况当无确息，为数百年来所未有。”关于这场台风，有人曾以“华东巨灾，地狱之门”的惊世骇俗之语来形容，中央气象台将它编号为“5612”，老百姓直观地俗称它为“八一”台风。这场台风，带给东海之滨广袤大地的是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浙江全省75个县市受灾严重，造成4925人死亡，1.5万余人受伤，600多万亩农田被淹，71.5万间房屋受损。台风冲毁中小型水库87座，沉毁渔船902艘，损坏2233只，浙赣铁路有10处被冲毁，干线公路38.5%受损……对此，老一辈浙江人都记忆犹新。而詹之亮在日记中详尽的文字记载，使我们对这场台风有了更加直观的印象。

这些记载为我们了解这个时期的气候以及对生活的影响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二、朋友来往

詹之亮就职县城和枫桥镇，时常出入当时士绅名流宅第以及官场和文场，交游甚广，同时社会也推崇他的才学，和何燮侯、余铁山、张槐堂、李士豪、周师洛等人都有交往。后又充当文牒，常为人建言献策，捉刀代笔，契约协议等事常常由詹之亮办理。此外，詹之亮交游甚广，在日记中也涉及杭城以及周边等地的交友情况，交通路程和过程等事都记载得非常详细。如“一九三〇年三月廿六日，晨六时，轮泊江干，余即偕益明沿街买物，九时往湖滨，寓吴山路神洲旅馆。夜与江山姜某、湖南石某及周星万、星为、益明膳于春宴楼。以星为为东道主。”“上午偕益明乘汽车至灵隐，步游韬光寺，返游岳坟、西泠印社，午膳于公园，遇雨，乘汽车归寓。又偕益明往法院路许炎武寓所一走。晚膳于王润兴号，归寓后往娱园一游。”

诸如此类，詹之亮的朋友往来，《赏雨楼日记》中多有涉及，从中不但可以看到他本人的各个方面的生活，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到民国时期文人以及社会的真实面貌。其中包括交通、旅游、饮食等鲜为人知的一面。